

迁徙的酒泉柳

■章熙建

初夏的深夜，一阵沙尘暴突然掠过营区，滚滚厉啸宛如惊雷，仿佛要把沙漠掀翻撕裂。虽然是头一次遭遇戈壁的沙尘暴，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处境险厄，而是更牵挂那些刚植下的柳树嫩苗。待风暴呼啸渐小，他们赶紧冲出帐篷查看。才绽出一缕芽尖的树苗全被刮得东倒西歪，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，不见了踪影。

吃一堑长一智，他们跋涉数公里，从胡杨林里扛回了几大捆枯枝，扎成金字塔形的撑架，一棵棵地把树苗都支撑起来，又用卵石给每棵树都筑起一道护圈。看到这些与自己相伴的稚嫩生命有了依托，灿烂笑颜又重新回到大家脸上。

杨柳的境遇同样映照在官兵的身上——环境艰苦挑战人的承受极限，创业艰难的考验更是纷至沓来。他们就像从江南迁徙到漠北的杨柳一样，坚韧不拔地在艰苦环境中扎根，义无反顾地喷吐着青春芳华。

河北邯郸籍女战士王文琴，就是在植树时与战友肖延余相识相恋的。初到酒泉时，肖延余任国外专家翻译组组长，王文琴则从事测量数据的计算处理。两人结成伴侣并见证了一个个辉煌瞬间：1966年10月，罗布泊核试验成功；1970年4月，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发射成功；1980年5月，“东风五号”洲际导弹腾空而起……

但对于家人来说，王文琴和肖延余都是戍守边关的军人，通信地址只有一个落款兰州的数字代号信箱。双方父母牵挂远行的游子，逢年过节都要给他们寄上些家乡的特产，但一次次都被退回。老人直到离世，也不知道孩子们在哪里工作。

在当年同批开赴漠北的60个南大学生中，有许多人都与王文琴的经历一样，选择了与并肩战斗的战友牵手成家。不过，他们大多在几年后就调防去了其他单位，而王文琴与肖延余则默默地坚守大漠30多年，直至退休才经组织安排双双转到位于江苏常州的军休所休养。昔日的南大同学重逢聚会，看见当年的校花满头飞霜，险虎也过早地刻下了岁月沧桑，大家无不惊讶地一再追问王文琴：为何一别30多年杳无音信？在从事怎样的神秘事业？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磨难？

王文琴始终笑而不答，因为保密纪律一直是横亘酒泉人心中的一道红线，她从心底为自己的无悔选择和无私奉献而深深自豪。那一刻，她真想大声告诉同

学们，比起长眠大漠的英雄烈士，我又何止是幸运千万倍呵！

又见江南的旖旎，满眼都是葱翠的杨柳，可摇曳在王文琴心头的仍旧是漠北的那片挺拔与葱茏。所幸的是，每年杨柳发芽、飞絮、飘黄时节，都会有成组的彩色图片发到她电脑上——出生在酒泉的两个儿子，相继入伍接防了父母的阵地，在大漠深处接力守护着挺拔的杨柳。

2019年初秋，我出差到了酒泉，尽管这座漠北军营有着太多令人神往的岁月积淀，但涌动我心头的迫切，还是寻访心仪已久的杨柳。伫立在那排柳树前，我发现经过了近一个甲子，当年的细嫩柳苗已长成两人环抱的参天巨树，枝干挺拔，华冠如盖，树干龟裂的皮壳千沟万壑，似在释放着岁月沧桑的神秘信息。蓦地，一块铝质小牌闪入我眼帘，我看到牌子上那段篆刻文字：

“早柳，杨柳科柳属乔木植物，喜光耐寒，适宜在湿润而排水良好的土壤生长。此树原产地南京，系1962年4月南京大学应征大学生携入入伍种植。”霎时间，我心头闪过一道亮光。我惊诧于这段文字的精妙。书写者可谓匠心独运，虽然只是寥寥数字，却四两拨千斤地赋予了远行的迁徙者不凡的生命品位。

那一刻，遥远的天际线上突然出现一道奇特景观，一团团金灿灿如一座座黄金垛，在秋阳的照耀下光芒熠熠，那是令人怦然心动的胡杨。然而，此刻高山仰止一般占据我心间的却只有杨柳，我为那份坚韧与高洁而深深震撼。

远行的杨柳并不知道，从踏上迁徙路的第一天开始，它们的生命就注定充满了颠沛与辉煌。就在扎根漠北数年后的春天，基地部分机构移防到不同方向的边远地区，首批进驻酒泉的大学生近半数被纳入调防之列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打起背包踏上新征程。大家临行前都不忘一件事，就是从杨柳树上剪下一簇枝条，用帆布包好带往新营地扦插种植。当年它们跟随大家一同扎根大西北，而今又结伴踏上出征路。

迁徙的杨柳就此嬗变成坚强的战士，就像一阵春风，刮到哪里都能织起一片片葱茏的绿荫；又像是一支军歌，响在哪里都能荡起一曲激昂的乐章。

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赵建坤，是首批进入大漠的“先遣兵”。说“先遣兵”那

是美誉，其实就是拓荒者——白手起家建营房。刚进大漠时，营房的概念尚停留在图纸上，战士们住着地窖子，这对于在朝鲜战场钻过7年坑道的赵建坤来说不算难题。他心里激荡着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早日让时常飘浮大漠的海市蜃楼变幻成真。

第一批营房拔地而起，让那片荒漠多了份人间烟火气，而江南柳更是在荒凉之地上耸成一道独特风景。孰料恰在这时，赵建坤奉命调往新疆库尔勒建设新营区。故事又是一个轮回，仍旧是当“先遣兵”，仍然住的地窖子；艰苦搏击5年整，新营盘初见规模，扦插的杨柳也初长成林，可一道命令让赵建坤来了个大纵深穿插，万里奔袭转战云南。

这一次，坚强的赵建坤手抚着亭亭玉立的柳树，禁不住默默流泪，因为温热带雨的大西南可是杨柳的天国，但他最终还是毅然地剪下一簇枝条带上。他知道，酒泉的杨柳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植物，它已经涅槃成为一道精神图腾，一种英雄军人扎根奉献的象征，那是酒泉人到哪里都不能舍弃的特质符号！

酒泉老兵张玉祥的迁徙之路，则被赋予了熠熠生辉的传奇色彩。调离酒泉后，张玉祥曾转战昆明、西安等地，第四站出乎意料地被调往某基地从事海上测量工作。茫茫海洋无处插柳，张玉祥就把那抹挺拔与葱绿植在心里。

1984年4月，参与重大项目试验归来的张玉祥被安排到庐山疗养。庐山的崇山峻岭风光无限，可勇士的心却遨游在苍穹之上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张玉祥基本上猫在房间足不出户，夜以继日地与重大项目的技术缺陷较量博弈。只有到餐厅吃饭的片刻时光，他才会将目光投向窗外，遥望氤氲飘渺中的依依杨柳。但瞬间，他的心思便倏然闪回无垠大漠，闪回大洋深处的测量船……他赶紧狼吞虎咽地扒拉几口，又赶回房间，一头扎进庞杂的数据之中。

奇迹就是这样创造的。风光奇峻的疗养胜地，被勇士开辟成科技攻关的“第二战场”，最终催生出一项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。岁月如歌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，迁徙的杨柳散落至新疆、西南、海南甚至更偏远的边地，栉风沐雨铸成了一丛丛美丽的诗行。那是壮丽事业崛起腾飞的鲜亮展痕，更是共和国军人挥洒热血与忠诚的无言见证！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一面旗，高高飘扬，愈飘愈近……女排队长彭福燕仿佛听到了终点处的欢呼和掌声。来不及多想，她紧了紧装具，咬着牙使劲向前方的队友追去。

这幅画面，在彭福燕脑海中闪过无数次。10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路，历历在目，刻骨铭心——

前些日子，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边防线上开展百公里徒步行军挑战赛。层层选拔出来的10支队伍，要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，沿着边防图行进，不仅要翻山越岭，还需要完成野外宿营、极限奔袭等课目，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。这不仅是对参赛官兵体能、技能和毅力的考验，更是一场事关团队荣誉的战斗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女兵第一次组队参赛。队长是刚从军校毕业回到原单位的彭福燕。激动、惊喜再加上未知，彭福燕和她的队员们积极备战，为这次挑战赛做着准备。根据导调指示，中士游晋惠在图上量好距离、标好行进路线。

戈壁深处，边防线上，沟谷纵横。彭福燕带着女兵队伍第一个出发，一场勒力同心、挑战自我的赛程由此拉开序幕。没承想，因为中间标错了一个点，大家走到跟前才发现路线不对，又用了比原计划时间多40分钟才回到正确的道路上。第一个出发的优势，在走错路后荡然无存。

看着身后的男兵参赛队一个接一个超越自己，彭福燕又气又无奈。可她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她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，稳定好队员的情绪——百公里行军，路还很远。

界碑、铁丝网、巡逻路，蜿蜒的边防线上……作为这条边防线上的守卫者，彭福燕和战友时常在这条路上向山而行。

在队伍中，彭福燕比较担心的是新兵李思逸。这个来自南方的新兵虽然体能素质不错，却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高强度的训练，也是第一次行走在边防路上。

“这种长途行军，走路要高抬腿、轻落地，调整好呼吸，大步快走跟队伍，不要时不时地小跑。路还很长，注意保持好体能。”一路上，彭福燕始终跟在李思逸旁边，不时叮嘱她注意脚下。

终于到了大休息点，看到李思逸的神情凝重、疲惫不堪，彭福燕和她讲起了自己第一次上边防的故事。那时她还是义务兵，从四川入伍来到新疆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

彭福燕是大学生士兵，不仅开朗活泼，而且口才不错，下连没多久就被选为团心理服务队成员，随队前往边防连队和哨所开展心理服务。那时的边防路远没有现在好走，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。

在开展心理服务的同时，彭福燕跟队参加过几次边防巡逻。在巡逻的过程中，她问官兵，你们的生活怎么样？苦不苦？一个跟她同年入伍的战士说：守卫在边防，一切都值得，不觉得苦。

那一刻，彭福燕觉得自己是真正爱上了这里。心理服务结束后，她就坚定了未来要留在这里的决心。她想用自己的力量和战友们一道建设祖国的边防、坚守祖国的边防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她成为该边防团第一个考取军事体育“特三”级的女兵。第二年，因各方面表现优秀，彭福燕顺利提干，被保送至陆军工程大学学习。

听完排长的故事，李思逸若有所思。她和排长当年一样，也是大学生士兵，也是第一次来新疆，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。自己将来会不会作出和排长一样的决定？她想，或许这趟行军会给她答案。

在历经7个多小时的行军后，女兵参赛队最后一个抵达第一晚的宿营地。这里，正是彭福燕那次心理服务来到的哨所。今非昔比，如今的哨所各项硬件设施完备，条件大幅改善。

来不及休息，她们就开始搭建晚上的宿营场地。一番收拾后，彭福燕架起火烧了热水给大家泡脚。看到李思逸脚掌起了好几个水泡，她起身将这个小战友的腿架到自己膝盖上，慢慢涂抹着药膏。

戈壁的夜，寂寥澄澈。地上座座帐篷，天上点点繁星。满天的星星，像宝石般一闪一闪，仿佛触手可及，又似乎遥不可及。

为了让战友们好好休息，彭福燕和班长何春丽轮流值班，主动承担了夜间的站哨执勤。站在自己曾经来过的哨所，彭福燕心中感慨良多。在这里，那

像是都失去了语言的能力。

“你怎么这么黑了？”还是珊珊先开了口。

罗建咧开嘴笑着，却没有回答。他的双手放在衣角，局促得像是在站军姿。

那天，他们见面的时间并不长，罗建就要接着回去组训。

几个月后，结束驻训的罗建回家休假，第一件事就是与珊珊一起重新出发，在高原群山间继续他们曾经约定的旅行……

向山而行

■龚诗尹 赵富豪

名与自己同年入伍的战友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执勤骨干——是边防，给予他们成长和进步的土壤。

清晨，山间的雾气还未散去。由于是前一天最后一支到达宿营地的参赛队，女兵参赛队要在第二天第一个出发。第二天的行军比第一天在路程上更远、坡度上更陡、海拔上更高。恶劣的天气、体能在下降、挑战在增加……难度可想而知。

检查完大家的装具后，彭福燕带着女兵队继续出发，向终点前行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行军路上的通过“染毒”地带、防反偷袭等课目先后袭来，女兵们虽颇感疲惫，但并未手忙脚乱。顺利通过考核后，女兵参赛队向着这条路上海拔最高的点位行进。

恶劣的天气，仿佛也在挑战着官兵的极限。寒风席卷着雪花，渐渐模糊了大家的视线。冷、累、疼，再加上山高路险，彭福燕无奈之下，只好宣布暂停行进，领着大家在护边员毡房里避雪。

不一会儿，参赛队伍也纷纷走进护边员的毡房避雪。大家静静地待在一起，搓着手取暖。

待雪势稍小后，她们继续迈开行军脚步。

距离终点还剩20公里，李思逸的小腿抽筋，无法跟上队伍前行的速度。“排长，你们快走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了大家。”

如果抛下李思逸一人，这趟行军路对她来说，终究是有缺憾的；但若执意带着她前行，有可能会影响团队的成绩。犹豫再三，彭福燕决定征求大家的意见。“排长，不用想了，我们轮流搀扶思逸走。”下士李丽君说，大家纷纷表示赞同。

说走就走——背、扶、架……风是冷的，但大家的心都是热的。在寒冷的边防线上，女兵们相互扶持，翻山越岭，向山而行。

雪山间，留下了串串脚印。终点就在前方。延伸的边防公路上，“乌拉斯台”4个大字依稀可见。乌拉斯台边防连，就是此次百公里行军的终点。

来到最后的500米，女兵们整理好着装，一鼓作气向着终点冲去。早已到达的战友等人在路边为她们欢呼鼓掌。

夕阳西下，女兵参赛队的6名队员站在哨楼旁，望着远处雪山的风景。

“排长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和你一样努力考学提干，将来也回到这里！”李思逸说道。

“行啊！下次百公里行军，你带队！加油！”拍拍李思逸的肩膀，彭福燕笑着鼓励她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胡杨，昂扬挺立，独守荒凉，那是无垠大漠不屈的灵魂。而在漠北的酒泉，我却对另一种风骨凛凛、根植于风沙之中的葱茏树木情有独钟——那就是军营里的杨柳，一个于迁徙中挺拔参天的生命精灵。

酒泉的杨柳承载着非凡的故事，那是一丛耸立大漠的美丽诗行。

时光回溯到1962年初春，南京大学一批成绩优异的学子应征入伍。当得知即将奔赴的军营坐落于大漠深处时，激荡在莘莘学子心头的不是惶恐，而是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豪迈，因为他们即将投身的是项宏伟壮丽的事业。

扎根大西北，大漠献青春。一位有着诗人情结的女生突发奇想——“扎根大漠，应该有所物喻，何不带上几株江南柳，把漠北军营装点成江南绿洲！”

提议一出，立即得到同学们的鼓掌赞同。于是，两个家住老山林场附近的男生连夜赶回家，第二天清晨便扛回了几捆用蒲席包裹着的柳树苗。那时从南京到漠北，需要换乘火车与汽车经过数次辗转。一路上，同学们安排专班负责搬运这几捆柳树苗，并轮流喷水、遮阳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颠簸，他们终于抵达酒泉。

四月的漠北，积雪尚未融尽，从祁连山皑皑雪峰上刮下来的风冷冽刺骨。此时，一从江南翠绿的到来，给荒凉大漠带来了一份诗意浪漫。先期来自北京、河北、四川等地的战友们，自告奋勇地加入种植行列。建功戈壁大漠的英雄情怀、建设美丽家园的主人情结，在这群出征人心中激荡出了一束束生命的灿烂。

无垠大漠一马平川，放眼望去都是橙黄的细沙，刨上一锹，掀起来的尽是黑黢黢的砾石。但这难不倒来自南方的战士。黑河清澈的水从营区旁汩汩流过，河湾里淤积着厚厚的淤泥。女兵们在营区掘出一排排深坑，男兵们则跳入河中用搪瓷脸盆舀起淤泥，一盆盆地端回营区倒进深坑，柳树苗就根植于肥沃的土壤里。

然而，在戈壁大漠扎根并非易事。



雪山(油画)

马嘉隆 作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广袤的青藏高原一片荒芜，喧嚣的冷风卷挟起地上的沙尘。在219国道的丙察段，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。

天空中，雪花不停飘落，山中更显寂静。穿梭在雪地里，珊珊的思绪不时飘远，回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？

珊珊和军人丈夫罗建，都来自山清水秀的贵州遵义。两人相恋12年，结婚3年，却一直是“异地恋”。这次，珊珊骑着摩托车，独自一人出发了川藏线，开启了这场跨越山河的奔赴。

骑行途中，珊珊遇到了一位从高原退伍、又重回高原的老班长。闲聊时，老班长的一句话让珊珊印象深刻：“每条路都不好走，那就选一条自己喜欢的路走吧！”

沿着219国道，珊珊走过连绵无尽

跨越山河

■马嘉隆 苏婷

的雪山，直向天际尽头。一路上，她虽也见过日照雪山的壮阔唯美，但更多时间里却是顶着烈日、狂风……还有无尽的孤寂，默默前行。

这段路，像极了她与丈夫的12年长跑，唯美却又充满坎坷——

这些年，珊珊一直在跟随罗建的脚步。研究生毕业后，珊珊选择在丈夫的部队驻地青海安家。尽管对于她来说，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。结婚后，他们一起装修新房，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可婚礼还没来得及办，罗建就又接

到任务，要去高原驻训。

这些年，虽然大部分时候聚少离多，但珊珊却从未有过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每当依然时，总有一个信念支撑着她——他在前方。

眼下，虽已过下午6点，但只要翻过达坂，就能在今天见到他了。

静默的群山间，偶尔掠过一群飞鸟，为这里添了些许生气。隔着部队营区的围栏，珊珊见到了罗建。

刚从训练场上下来的罗建，迷彩服沾染着尘土。两人对望着，默了一瞬，



长征

第6021期